

以正史为经

务求确凿

以轶闻为纬

不尚虚诬

后汉演义

蔡东藩◎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后汉演义





◆ 以正史为经

◆ 务求确凿

◆ 以轶闻为纬

◆ 不尚虚诬

后汉演义

蔡东藩◎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汉演义 / 蔡东藩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蔡东藩历史演义)

ISBN 978-7-204-09807-1

I. 后…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741 号

蔡东藩历史演义

后汉演义

蔡东藩 著

责任编辑 杨显文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7-1/I·2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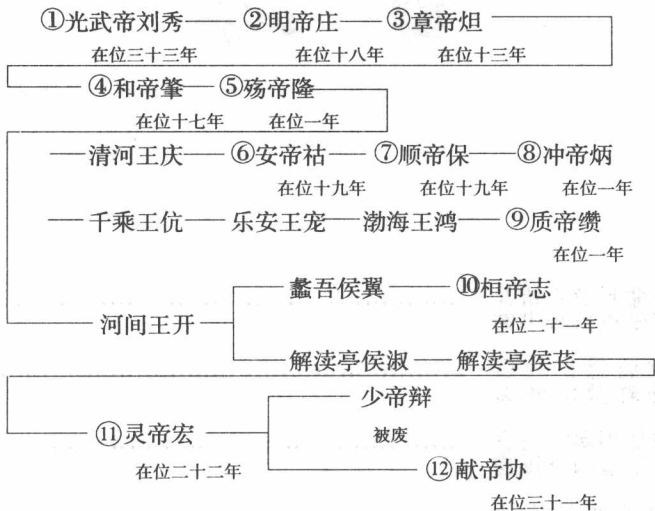
定 价 19.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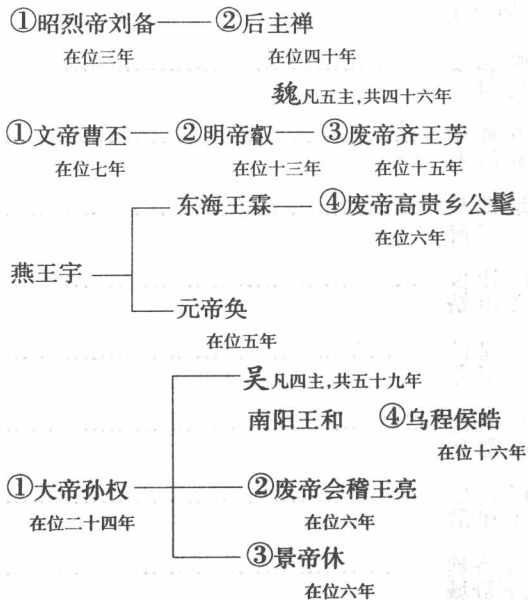
后汉世系图

凡十二主,共一百九十六年



三国世系图

蜀汉凡二主,共四十三年



蔡東藩歷史演義·后漢演義

目 錄

自 序	1
第 一 回 假符命封及卖餅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閣	2
第 二 回 毀故庙感伤故后 挑外衅激怒外夷	5
第 三 回 盜賊如蝟聚众抗官 父子聚戾因奸谋逆	10
第 四 回 受胁迫廉丹战死 图光复刘氏起兵	14
第 五 回 立汉裔涪水升坛 破莽将昆阳扫敌	18
第 六 回 害刘續群奸得计 诛王莽乱刃分尸	21
第 七 回 杖策相从片言悟主 坚冰待涉一德格天	25
第 八 回 投真定得婚郭女 平邯鄲受封萧王	29
第 九 回 斩谢躬收取邳中 毙贾强扬威河右	33
第 十 回 光武帝登坛即位 淮阳王奉玺乞降	36
第十一回 刘盆子乞怜让位 宋司空守义拒婚	39
第十二回 掘园陵淫寇逞凶 张挾伐降王服罪	42
第十三回 诛邓奉惩奸肃纪 戕刘永献首邀功	45
第十四回 愚彭宠卧榻丧生 智王霸举杯却敌	47
第十五回 奋英谋三战平齐地 困强虏两载下舒城	50

第十六回	诣东都马援识主 图西蜀冯异定谋	53
第十七回	抗朝命甘降公孙述 重士节亲访严子陵	56
第十八回	借寇君颖上迎銮 收高峻陇西平乱	59
第十九回	猛汉将营中遇刺 伪蜀帝城下拼生	62
第二十回	废郭后移宠阴贵人 诛蛮妇荡平金溪穴	65
第二十一回	雒阳令撞柱明忠 日逐王献图通款	68
第二十二回	马援病歿壶头山 单于徙居美稷县	70
第二十三回	纳直言超迁张佚 信讖文怒斥桓谭	73
第二十四回	幸津门哭兄全孝友 图云台为后避勋亲	75
第二十五回	抗北庭郑众折强威 赴西竺蔡愔求佛典	78
第二十六回	辨冤狱寒朗力谏 送友丧范式全交	81
第二十七回	哀牢王举种投诚 匈奴兵望营中计	84
第二十八回	使西域班超焚虏泉 御北寇耿恭拜泉	87
第二十九回	拔重围迎还校尉 抑外戚曲海嗣皇	90
第三十回	请济师司马献谋 巧架诬牝鸡逞毒	92
第三十一回	诱叛王杯酒施巧计 弹权威力疾草遗言	95
第三十二回	杀刘畅惧罪请师 系郅寿含冤毕命	98
第三十三回	登燕然山夸功勒石 闹雒阳市渔色贪财	101
第三十四回	黜外戚群奸伏法 歼首虏定远封侯	105
第三十五回	送番母市恩遭反噬 得邓女分宠启阴谋	108
第三十六回	鲁叔陵讲经称帝旨 曹大家上表乞兄归	111
第三十七回	立继嗣太后再临朝 解重围副尉连毙虏	115

第三十八回	勇梁谨三战著功 智虞诩一行平贼	118
第三十九回	作女诚遗编示范 拒羌虏增灶称奇	121
第四十回	驳百僚班勇陈边事 畏四知杨震却遗金	124
第四十一回	黜邓宗父子同绝粒 祭甘陵母女并扬威	127
第四十二回	班长史捣破车师国 杨太尉就死夕阳亭	131
第四十三回	秘大丧还宫立幼主 诛元舅登殿滥封侯	135
第四十四回	救忠臣阉党自相攻 应贵相佳人终作后	138
第四十五回	进李固对策膺首选 举祝良解甲定群蛮	142
第四十六回	马贤战歿姑射山 张纲驰抚广陵贼	146
第四十七回	立冲人母后摄政 毒少主元舅横行	149
第四十八回	父死弟孤文姬托命 夫骄妻悍孙寿肆淫	153
第四十九回	忤内侍朱穆遭囚 就外任陈龟拜表	157
第五十回	定密谋族诛梁氏 嫉忠谏冤杀李云	161
第五十一回	受一钱廉吏迁官 劾群阉直臣伏阙	164
第五十二回	导后进望重郭林宗 易中宫幽死邓皇后	167
第五十三回	激军心焚营施巧计 信谗构严诏捕名贤	171
第五十四回	驳问官范滂持正 嫉奸党窦武陈词	174
第五十五回	驱蠹贼失计反遭殃 感蛇妖进言终忤旨	177
第五十六回	段颍百战平羌种 曹节一网殄名流	181
第五十七回	葬太后陈球伸正义 规嗣主蔡邕上封章	184
第五十八回	弃母全城赵苞破敌 蛊君逞毒程璜架诬	188
第五十九回	诛大慝酷吏除奸 受重赂妇翁嫁祸	191

第六十回	挟妖道黄巾作乱 毁贼营黑夜奏功	195
第六十一回	曹操会师平贼党 朱儁用计下坚城	198
第六十二回	起义兵三雄同杀贼 拜长史群寇识尊贤	201
第六十三回	请诛奸孙坚献议 拼杀贼傅燮捐躯	204
第六十四回	登将坛灵帝张威 入宫门何进遇救	208
第六十五回	元舅召兵泄谋被害 权阉伏罪奉驾言归	211
第六十六回	逞奸谋擅权易主 讨逆贼歃血同盟	215
第六十七回	议迁都董卓营私 遇强敌曹操中箭	218
第六十八回	入雒阳观光得玺 出磐河构怨兴兵	222
第六十九回	骂逆贼节妇留名 遵密嘱美人弄技	225
第七十回	元恶伏辜变生部曲 多财取祸殃及全家	229
第七十一回	攻濮阳曹操败还 失幽州刘虞被戮	233
第七十二回	糜竺陈登双劝驾 李傕郭汜两交兵	235
第七十三回	御辟蒙尘沿途遇寇 危城失守抗志捐躯	238
第七十四回	孟德乘机引兵迎驾 奉先排难射戟解围	242
第七十五回	略横江奋迹兴师 下宛城痴情猎艳	245
第七十六回	策十胜郭嘉申议 劝再进贾诩善谋	249
第七十七回	悔谏招允吕布殒命 推诚待士孙策知人	253
第七十八回	穿地道焚死公孙瓒 害国威勒毙董贵妃	256
第七十九回	袁本初驰檄疗风疾 孙伯符中箭促天年	260
第八十回	焚乌巢曹操屡施谋 奔荆州刘备再避难	264
第八十一回	守孤城审配全忠 嫁二夫甄氏失节	268

第八十二回	出塞外绕途歼众虏 顾隆中决策定三分	271
第八十三回	入江夏孙权复仇 走当阳赵云救主	275
第八十四回	召周郎东吴主战 破曹军赤壁鏖兵	278
第八十五回	续嘉耦老夫得少妻 上遗笺壮年悲短命	282
第八十六回	拒马儿许褚效忠 迎虎主刘璋失计	286
第八十七回	失冀城马超奔难 逼许宫伏后罹殃	289
第八十八回	见外使奸雄代捉刀 察重伤功臣邀赐盖	293
第八十九回	得汉中刘玄德称王 失荆州关云长殉义	296
第九十回	济父恶曹丕篡位 接宗祧蜀汉开基	300
第九十一回	陆伯言定计毁连营 刘先主临危传顾命	304
第九十二回	尊西蜀难倒东吴使 平南蛮表兴北伐师	308
第九十三回	失街亭挥泪斩马谡 返汉中授计戮王双	311
第九十四回	木门道张郃毙命 五丈原诸葛归天	315
第九十五回	王子均昌言平乱 公孙渊战败受擒	319
第九十六回	承遗诏司马秉权族 缴印绶将军赤族	322
第九十七回	猛姜维北伐丧师 老丁奉东兴杀敌	326
第九十八回	司马师擅权行废立 毋丘俭失策致败亡	330
第九十九回	满恶贯孙琳伏诛 竭忠贞王经死节	334
第一百回	失蜀土汉宗绝祀 篡魏祚晋室开基	338

自序

客岁编《前汉演义》，就二百一十年间之事迹撮要演述，而于女宠、外戚之祸独详载无遗，举前辙所以戒后车也。乃者赓续汉事，复及东京，并暨西蜀。而窃按东京历数与西京略同，而其亡国之厉阶，则亦肇自女宠，成于外戚；或者谓后汉之亡，宦寺、方镇实尸之，于女宠、外戚似无与焉。岂知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不有女宠、外戚之播弄于先，何有宦寺、方镇之交讧于后？四星耀斗，百桷摧栋，阳弱阴强，刘轻曹重，其所由来者渐矣，繇辨之不早辨也。昔范蔚宗作《后汉书》，于《后妃列传》中一则曰权归女主，再则曰委事父兄，三则曰终于陵夷，大运沦，神宝亡，盖嗟叹之不足，故长言之。他如《外戚党锢》等传中，且连类并书，又复特创新例，作《宦者传》，冠其文曰：“邓后以女主临政，帷幄称制，下令不出闺闼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又曰：“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夫邓后，女宠也；梁冀，外戚也；曹腾，宦寺也；魏武，方镇也；穷原尽委，举一例百，不已昭然揭橥欤？泊乎昭烈偏安，聊延一线，而其后复为一黄皓所误，则宦官之流毒使然。诸葛公所痛恨于桓、灵者，不意于后主时又见之，良可慨已！惟史册浩繁，谁遑卒阅？至若编年、纪事，各书不一而足，阅者更未免有汪洋之叹，反不若近代之通行《东西汉演义》暨《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俗之欢迎也。夫东、西汉之叙事脱略，且多臆造，应为有识者所鄙夷。若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本编续《前汉演义》之体例，始于新莽之篡汉，终于司马氏之代魏，中历东汉、蜀汉之二百数十年，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裨为一贯，俾雅俗之相宜；而于兴亡之大关键，如女宠，如外戚，酿而为阹祸，迫而为兵争，尤三致意焉。先民有言：“文不苟作。”鄙人固无当斯言，特以视附会荒唐，无关世道者，则相去殆有间欤？海内君子，幸鉴正之。中华民国十五年秋节，古越蔡东帆（藩）叙。

后汉演义

第一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有汉一代，史家分作两概，号为前、后汉，亦称东、西汉。这因为汉朝四百年来，中经王莽篡国，居然僭位一十八年，所以王莽以前叫作“前汉”，王莽以后叫作“后汉”；且前汉建都陕西，故亦云“西汉”，后汉建都雒阳，雒阳在关陕东面，故亦云“东汉”。《前汉演义》由小子编成百回，自秦始皇起头，至王莽篡国为止，早已出版，想看官当可阅毕。此编从《前汉演义》接人，始自王莽，结局三国。曾记陈寿《三国志》，谓后汉至献帝而亡，当推曹魏为正统。司马温公沿袭寿说，也将正统予魏；独朱子《纲目》黜魏尊蜀，仍使刘先主接入汉统，后人多推为正论。咳，正统不正统，也没有什么一定系绪。败为寇，成为王，古今来大概皆然。何庸聚讼？（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便是此意。）不过刘先主为汉景帝后裔，班班可考，虽与魏、吴分足鼎峙，地方最小；只是就汉论汉，究竟是一脉相传，必欲拘拘然辨别正统？与其尊魏，毋宁尊蜀。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名仍三国，实尊蜀汉。此书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相看，是何魔力，摄人耳目？小子不敢訾议前人，但既编《后汉演义》，应该将三国附人在内。《前汉演义》附秦朝，《后汉演义》附三国，首尾相对，却也是个无独有偶的创格。（可谓戛戛独造。）惟小子所编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看官幸勿谓我迂拘呢！

若要论及后汉的兴亡，比前汉还要复杂。王莽篡国，祸由元后，外戚为害，一至于此。光武中兴，惩前毖后，亲揽大权，力防外戚预政。明帝犹有父风，国势称盛。章帝继之，初政可观，史家比诸前汉文、景；不意后来宠任后族，复蹈前辙。和帝以降，国事日非，外立五帝；（安帝、懿帝、质帝、桓帝、灵帝。）临朝六后。（章帝后窦氏、和帝后邓氏、安帝后阎氏、顺帝后梁氏、桓帝后窦氏、灵帝后何氏。）妇人无识，贪揽国权；定策帷帘，委政父兄。嗣主积不能容，势且孤立，反因是倒行逆施，委心阉竖。于是宦官迭起，与外戚争持国柄；外戚骄横不慎，动辄为宦官所制。辗转消长，宦官势焰熏天，横行无忌，比外戚为尤甚，正人君子被戮殆尽。天变起，人怨集，盗贼扰四方。不得已简选重臣出为州牧，内轻外重，尾大不掉。势孤力弱的外戚欲借外力为助，入清君侧，结果是外戚、宦官同归于尽，国家大权归入州牧掌握。一州牧起，群州牧交逼而来，又酿成一番州牧纷争的局面，或胜或败，弱肉强食。董卓、曹操先后逞凶，天子且不知命在何时，还有什么汉家命令？当时中原一带尽被曹氏并吞，惟东南有吴，西南有蜀，力保偏壤，相持有年。曹丕篡汉，仅存益州一脉不绝如缕，又复出了一个庸弱无能的呆阿斗，终落得面缚出降，赤精衰歇，都随鼎去，岂不可悲？岂不可叹？（慨乎言之。）总计自光武至章帝，是君主专政的时代；自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宦官更迭擅权的时代；自桓帝至献帝，是宦官横行的时代；若献帝一朝，变端百出，初为乱党交讷时代，继为方镇纷争时代，终为三国角逐时代。追溯祸胎，实启宦官。母后无权，外戚、宦官何得专横？外戚、宦官无权，乱党、方镇何得骚扰？古人有言：“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这是至理名言，万世不易呢！（即如近数十年间之乱事亦自自清慈禧后一人，可谓古今同慨。）

大纲既布，须叙正文。且说王莽毒死汉平帝，又废孺子婴，把一座汉室江山平地占据了去，自称“新朝”，号为“始建国元年”；佯与孺子婴泣别，封他为“定安公”，改“大鸿胪府”为“定安公第”，设吏监守；所有乳母、佣媪不得与孺子婴通语；一经乳食，便把他锢置壁中。尊孝元皇后为“新室文母”，命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一是姑母，一是女儿，所以仍得留居深宫。当下封拜功

臣,先就金匱策书,按名授爵。这金匱是梓潼人哀章私造出来,持至高庙,欺弄王莽。(见《前汉演义》末回。)王莽视为受命的符瑞,就借此物欺弄吏民。计金匱中所列新朝辅佐共十一人,首列王舜、平晏、刘歆、哀章,莽号为“四辅”,令舜为“太师安新公”,晏为“太傅就新公”,歆为“国师嘉新公”,章为“国将美新公”。“四辅”以后,就是甄邯、王寻、王邑,莽又号为“三公”,令邯为“大司马承新公”,寻为“大司徒章新公”,邑为“大司空隆新公”。尚有四人号为“四将”,甄丰为“更始将军”,孙建为“立国将军”,王兴为“卫将军”,王盛为“前将军”。这一道新朝诏旨颁将出来,哀章是喜得如愿,买得一套朝衣朝冠,昂然诣阙,三跪九叩,谢恩就封。余如王舜、平晏、刘歆、甄邯、王寻、王邑、甄丰、孙建等八人,本是王莽爪牙,即日奉命受职。只有王兴、王盛两姓名,乃是哀章随笔捏造,当然无人承认,好几日没有影响。哀章不敢直陈,只是背地窃笑。偏王莽遣人四访,无论贫富贵贱,但叫与金匱中姓氏相符便命诣阙授官。事有凑巧,访着一个城门令史叫做王兴,还有一个卖饼儿叫做王盛,当即召他人朝,赐给衣冠,拜为“将军”。这两个凭空贵显,还道身入梦境;仔细审视,确是无讹。无端富贵逼人来,也乐得拜爵登朝,享受荣华。(天落馒头狗造化。)

莽又因汉家制度未免狭小,特欲格外铺张,自称为黄帝、虞舜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妣、陈、田、王五姓皆为同宗,追尊陈胡公为“陈胡王”,田敬仲为“田敬王”;齐王建孙济北王安,为“济北愍王”。其实齐王建本姓田氏,齐亡后尚沿称王家,因以为姓。莽借端附会,故由齐追及虞舜,由虞舜追及黄帝。(硬要夸张。)立祖庙五所,亲庙四所,称汉高祖庙为“文祖庙”,凡惠、景以下诸园寝仍令荐祀。惟汉室诸侯王三十二人贬爵为公,列侯一百八十一人贬爵为子,所有“刚卯金刀”的旧例不得再行。向来汉朝吏民于每年正月卯日制符为佩,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木,悬以革带,一面有文字镌着云“正月刚卯”,谓可避一年疫气。金刀乃是钱名,形如小刀,通行民间,莽以“劉”字左偏,有“卯”有“金”,右偏从“刀”,故将“刚卯金刀”一律禁止,另铸小钱通用,径只六分,重约一铢。又欲仿行“井田”遗制,称天下田曰“王田”,人民不得私相买卖;如一家不满八口,田过一井,应将余田分给九族乡党。且不准私鬻奴婢,违令重罚,投御魑魅。后从国师刘歆奏议,遵照周制,立五均、司市、泉府等官。此外所有官职多半改名,大约是不古不今的称号,胡弄一番,(换名不换人,有何益处?后世亦多蹈此辙。)惟俸禄尚未酌定,往往有官无俸。后来又欲踵行封建,封了好几千诸侯,但用菁茅及四色土作为班赏,并没有指定采邑,但给月钱数千,使居都中。看官试想,这种制度果可行不可行呢?

正在喜事纷更的时候,忽由徐乡侯刘快起兵讨莽,进攻即墨。莽方拟遣将往御,那即墨已传来捷报,刘快已经败死了。原来快系汉胶东恭王授次子,(恭王授系景帝



五世孙。)有兄名殷,嗣爵胶东王。莽降殷为扶崇公。殷未敢叛莽;独快却志在讨逆,纠众数千人,从徐乡趋即墨城,意欲踞城西向。偏即墨城中的吏民闭城拒守,快众多系乌合,不能久持,渐渐溃散。守吏趁势杀出,把快击走,快竟窜死长广间。殷闻弟快起兵,惶恐得很,紧阖城门,自系狱中,一面上书谢罪。莽既得捷报,只命快妻、子连坐,赦殷勿问。越年为始建国二年,莽恐刘氏余波仆而复起,索性将汉室诸侯王一体削夺,废为庶人。只有前鲁王刘闵、中山王刘成都、广阳王刘嘉曾颂莽功德,修陈符命,故仍得受封列侯。(无耻之徒。)嗣复由立国将军孙建等,奏言:“汉氏宗庙不当复在长安,应与汉室一同罢废。”莽欣然许可,惟言国师刘歆等三十二人夙知天命,夹辅新朝,可存宗祀。歆女为皇子妃,使仍刘姓,余三十一人皆赐姓王氏,并改称“定安太后”为“黄皇室主”,示与汉绝婚。

“定安太后”虽是莽女,却与乃父性情不同,自从王莽篡位以后,镇日里闷坐深宫,愁眉不展;就是莽按时朝会,亦屡次托病,未尝一赴。莽还道她年方二九,不耐孀居,所以将她改号,好与择配;暗思朝中心腹虽有多人,惟孙建最为效力。建有子豫,又是个翩翩少年,若与“黄皇室主”配做夫妻,恰是一对佳偶。当下召入孙建,与他密商。建欣然受命,归询子豫,也是喜出望外。(得皇后为妻室,且是现成帝婿,有何不愿?)于是想出一法,由豫盛饰衣冠,装束得与子都宋朝相似,带着医生托词问疾,竟至“黄皇室主”宫中。宫中侍女不敢拦阻,将他放入。豫得进谒“黄皇室主”,说是奉旨探视。“黄皇室主”大为惊异,又见他一双色眼尽管向自己脸上瞟将过来,料知来意不佳,慌忙退入内室,传呼侍女,责她擅纳外人,亲加鞭扑。豫立在外面,听得内室有鞭扑声,当然扫兴而去,报知王莽。莽始知女儿志在守节,打消前议。

谁知此事一传,偏有一个纨袴郎君艳羡“黄皇室主”,要想与她做个并头莲。这人为谁?乃是更始将军甄丰子甄寻,寻素来佻达,专喜渔色,前闻王莽要招孙豫为婿,不由得因羡生妒,背地含酸。后来豫事无成,寻私心窃幸,还道是大好姻缘应该轮着自己身上;(死在目前,还想快活。)朝夜思想,定下一计,便悄悄地自去施行。从前寻父甄丰与王舜、刘歆等同佐王莽,不过依莽希荣,尚未欲导莽篡位;至符命诸说纷然并起,丰等也不得不顺风敲锣,争言符瑞。莽既据国,尝遣五威将帅分使五方,颁示符命四十二篇,笼络人心,因此符命诸说充满天下。且内外官吏一陈符命,往往封侯;有几个不愿捏造,辄互相嘲戏道:“汝奈何没有天帝除书?”统睦侯司命陈崇,(“司命”官名,由莽创造。)密白王莽道:“符命可暂用,不可久用。若长此过去,奸人都好借此作福,反致生乱。”莽点首无言,俟崇退出,即颁出命令,谓非五威将帅所颁尽属无稽,应下狱论罪。嗣是符命伪谈渐渐绝口。甄丰本为大司空,资格名位,不亚王舜、刘歆,就是甄寻亦得受封茂德侯,官居侍中兼京兆大尹。至莽封功臣,依照金匱符命,但拜丰为“更始将军”,使与卖饼儿王盛同列。不但与王舜、刘歆等人相去太远,甚且也不及弟,连甄邯都出丰上,丰父子当然快快。实在由丰素性刚强,平时未免唐突莽前,所以莽有意贬抑,借着符命为名,把丰贬置下列。丰子寻垂涎莽女,错疑莽真信符命,遂从符命上做出文章,先借别事一试,只说新室应当分陕,设立二伯,甄丰可为右伯,太傅平晏可为左伯,得周公、召公故事。这道符命呈将进去,竟得王莽批准,令甄丰为右伯,使他西出。丰尚未行,寻越觉符命有效,又是一篇进陈,内言:“故汉氏平帝后应为甄寻妻。”满望王莽再行准议,好叫“黄皇室主”下嫁过来,做个乘龙娇客。哪知宫中传出消息很是不佳,据言王莽怒气勃勃,谓:“黄皇室主为天下母,怎得妻寻?”寻才知弄巧成拙,若再不走必被逮捕,当下密取金银,一溜烟似地逃出家门。不到半日,果有许多吏卒来围甄第,入捕甄寻。甄丰尚未知寻所犯何罪,及问明情由,也吓得魂飞天外,急忙自己寻觅,意欲绑子入朝,为自免计;偏偏四觅无着,又经朝使坐索,迫令交出,一时无法对付,只好拼着老命服毒自尽。朝使见甄丰已死,又入室搜捕,终不得寻,乃回去复命。

莽闻寻出走,下令通缉,一面穷究党羽,查得国师刘歆子侍中刘棻、棻弟长水校尉刘泳及歆

门人骑都尉丁隆与大司空王邑弟左关将军王奇等，统是甄寻好友，一古脑儿拿入狱中，逐加讯问。数人因甄寻在逃，无从对质，自然极口抵赖，不肯承认。案情悬宕多日，那在逃未获的甄寻竟被获到。寻本跟着一个方士逃入华山，蛰居多时，想到外面询探音信，适被侦吏遇着，便将他一把抓住，解入长安。他与刘棻等虽是友善，惟此番想娶故后，假托符命，全是他一人作主，未曾商诸别人；既经到案，却也自作自认，供称刘棻等不过相识，并未通谋。偏问官有心罗织，严刑逼供，没奈何将刘棻等牵扯在内。刘棻等已被扳入，百喙难辞，遂都连坐“罔上不道”的罪名，谳成死罪。（倒是生死朋友，患难与共。）还有刘棻的问业师，系是莽大夫扬雄，（“莽大夫”三字头衔乐得叙出。）也做了此案的嫌疑犯，竟遭传讯。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素来口吃，却具才思，平时尝慕先达司马相如，每有著述，辄为摹仿。汉成帝时，由大司马王音举荐，待诏宫廷，献入《甘泉》、《河东》二赋，得邀成帝特赏，授职为郎；嗣经哀、平两朝未获超迁，平居抑郁无聊，但借笔墨消遣，著成《太玄经》及《法言》。《法言》是摹拟《论语》，文尚易解；《太玄经》摹拟《周易》，语多难明。独刘歆借阅一周，尝语扬雄道：“《太玄经》词意深奥，非后生小子所能知，将来恐不免复瓿呢！”（“瓿”音“部”，是貯酱小瓮。）话虽如此，意中却很重雄才，特令子棻拜雄为师，学习奇字。此时雄得为莽大夫，方在天禄阁校书，忽闻被刘棻案情牵连，要去听审。自思年过七十，何苦去受严刑？不如一死为愈。乃即咬定牙龈，竟从阁上跃下，跌了一个半死半活。（我说他是条苦肉计。）朝吏见他老年投阁，撞得头青面肿，很觉可怜，慌忙将他扶起，令人看守，自去返报王莽，具述惨状，且说他并未知情。莽才令免议，但命将甄寻、刘棻等一并诛死。

更有一种可笑的事情，莽欲仿行虞廷故事，流刘棻至幽州，放甄寻至三危，殛丁隆至羽山。三人已经就戮，却将他尸首载入驿车，辗转传致，号为“三凶”。此外牵连朝臣也不下数百人，独扬雄九死一生，想去趋奉王莽，特著一篇《剧秦美新文》，谨敬呈入。时人因此作谣道：“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为此一谣，文名鼎鼎的扬子云遂致貽讥千古。雄至王莽天凤五年方才病死。小子有诗咏扬雄道：

才高依马算文豪，一落尘污便失操。

赢得头衔三字在，千秋笔伐总难逃。

扬雄投阁以后，却有一位铁中铮铮的老成人，为汉殉节，亘古流芳，与扬雄大不相同。欲知此人为谁，待至下回说明。

本回除楔子外，叙入王莽封拜功臣，爰照金匱符命，分授四辅、三公、四将，连卖饼儿亦得厕入。夫以王莽之狡诈，宁不知金匱之为伪造？其所以依书封拜者，无非为欺人计耳，不知欺人实即欺己！以卖饼儿为将军，宁能胜任？多见其速亡而已，宁待法令纷更，激成众怒，而始决莽之必亡耶？莽女为汉守节，不类乃父，尚有可称。何物甄寻，欲娶故后？其致死也固宜。刘棻、丁隆等人不免枉死，史家因其同为逆党，死不足惜，故不为辨冤。扬雄甘为莽大夫，投阁不死，反为《美新》之文以谄媚之。“老而不死是为贼”，区区文名何足道乎？揭而出之，亦维持廉耻之一端也。

后汉演义

第二回

【毁故庙感伤故后 挑外衅激怒外夷】

却说前汉哀帝时候有个光禄大夫龚胜，年高德劭，经明行修。他因王莽擅权，上书乞休，退归楚地原籍，家食自甘，不问世事。及莽已篡位，意欲罗致老成，特遣“五威将帅”赍着羊酒问候胜

家，嗣又召为“讲学祭酒”。胜一再托疾，不肯应命。

莽立夫人王氏为皇后，（即王盛女，见《前汉演义》。）生有四男：长子宇为了卫姬一案被莽逼死；（卫姬系平帝生母，莽不令入宫，宇谋近卫姬，事泄被杀，亦见《前汉演义》。）次子获无故杀奴，亦由莽迫使自杀；三子安向来放荡，为莽所嫉，因立四子临为太子。且为临招致师友各四人：一是故大司徒马宫，令为“师疑”；一是故少府宗伯凤，令为“傅丞”；一是博士袁圣，令为“阿辅”；一是故京兆尹王嘉，令为“保拂”。（音“弼”。）这便叫做“四师”。又用故尚书令唐林为“胥附”，博士李充为“奔走”，谏大夫赵襄为“先后”，中郎廉丹为“御侮”。这便叫做“四友”。（“胥附”、“奔走”、“先后”、“御侮”，语见《诗经》。莽假古立官，故有是名。）“四师”、“四友”以外，还欲添设“师友”、“祭酒”，因再派吏至楚，使持玺书印绶，征胜入都。

吏奉莽命，到了楚地，料知胜不愿就征，预先邀同郡守、县吏及三老诸生约千余人，齐集胜门，强为劝驾。胜自称病笃，奄卧床上，首向东方，朝服拖绅，方邀朝使入室。朝使入付玺书并给印绶，胜当然辞谢；经朝使先劝后迫，定要胜应召入朝。胜喟然叹道：“胜素愚昧，更兼老病侵寻，朝不保暮。若迫令起行，必死途中，转负新朝养老盛意。如何是好？”朝使听了倒也不敢硬逼，退居郡舍，每阅五日必与郡守一问起居，且向胜子及胜徒高晖屡言“朝廷厚意，将加侯封。就使病不能行，亦当出居传舍，示有行意。此事关系子孙，不可错过”等语。晖等颇为所动，入内白胜。胜作色道：“我受汉家厚恩，愧无以报。今年已老迈，且暮入地，难道尚好出事二姓么？”说罢，即命二子预备后事，自己绝粒不食，饿至十有四日，气绝而亡，年终七十九岁。朝使闻得死耗，尚疑胜有诈谋，亲与郡守往吊，审视尸体，果已绝气，方才慨然辞去。胜家当即开丧，门徒毕集，代为料理。忽有一老翁策杖前来，径至灵帷前哭了一场，哭毕又叹惜道：“熏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呜呼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非吾徒也！”一面说，一面走，扬长自去。（确是一奇。）大众莫名其妙，也不知他何姓何名。后来到处查问，有人识他是个彭城隐士，年约百岁，姓名不传，但共号为“彭城老父”罢了。

朝使复报王莽，莽也为歔歔。（未必真情。）转思唐林、唐尊、纪逵诸人俱系一时名士，幸已罗置朝端；尚有齐人薛方著名已久，亦应遣使招徕。乃更命安车驷马，往迎薛方。方向来使拜谢道：“尧、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愿守箕颍高风。请善为我辞。”（措词甚妙。）使人回复朝命，备述方言。莽听他称颂自己，很觉惬意，遂不复再征。南郡太守郭钦、兖州刺史蒋翊常因廉直得名，当王莽居摄时，已皆托病辞职，终身不起。又有沛人陈咸（此非前汉时陈万年子。）曾为哀帝时尚书。莽杀何武、鲍宣，（见《前汉演义》。）咸即惊叹道：“《易》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我亦好从此去了。”当下谢职归田；莽篡汉后，召为“掌寇大夫”，仍称病不就。咸有三子，参、丰、钦，俱已出仕，由咸陆续召归，杜门不出。平时尚用汉家祖腊，或说他未合时宜，咸勃然道：“我先人怎知王氏腊呢？”遂家居以终。此外还有齐人栗融、北海人禽庆、苏章、山阳人曹竟并以儒生为吏，因莽辞官。这都是洁身自好的志士，可法可传，比诸莽大夫扬雄，原是清浊不同呢！（历举志士，维持风节。）惟孝元皇后死后谶文还是莽大夫扬雄所作，语虽寥寥，尚将他列入汉家，不把那“新室文母”四字提叙出来。曾记得谶语有云：

太阴之精，沙麓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著其协于元城。

相传孝元皇后王政君初生时曾有奇异，母李氏梦月入怀，方孕政君，所以谶文中说为“太阴之精”。政君为元城人。元城郭东有“五鹿墟”，就是春秋时代的沙麓地方，春秋鲁僖公十四年沙麓崩。（《春秋传》作“沙鹿”。）晋史卜得爻辞，见有“阴为阳雄，土火相乘”二语，尝叹为六百四十五年后宜有圣女兴起，大约应在齐国田氏。（是一个亡国妇人，何有圣女？）王氏为齐王建后裔。（见前回。）王贺徙居元城，正当沙麓西偏，孙女便是王政君，为元帝后，经元、成、哀三朝，尚然健在。哀帝时由政君摄政，正与鲁僖公十四年相隔六百四十五载，所以谶文中说为“沙麓之灵”。扬雄

援据故事,叙入诔文原为颂扬元后起见,但汉无元后,或不致为王莽所篡。是元后实系亡汉罪魁,何足称道!不过她见莽篡位,也觉悔恨,且莽改称元后为“新室文母”,与汉绝体,越令元后不安。莽又毁坏刘氏宗庙,连元帝庙亦被拆去,独为“新室文母”预造生祠,就将元帝庙故殿基址,作为“文母纂食堂”。(“纂”音“撰”,具也。)建筑告成,号称“长寿宫”、特请元后过宴。元后至新祠中,见元帝庙废彻涂地,不禁惊泣道:“这是汉家宗庙,当有神灵。为何无端毁去,颓坏无余?若使鬼神无知,何必设庙?倘或有知,我乃汉家妃妾,怎得妄踞帝堂,自陈馈食呢?”王莽听了毫不介意,仍请元后入席。元后不得已坐下,勉强饮了几杯,便即起身告归,私语左右道:“此人慢神太甚,怎能久叨天祐?我看他败亡不远哩!”(语虽近是,但试问由何人纵成?)

莽见元后快快回去,料她心怀怨恨,不得不格外巴结,卖弄殷勤,所有一切奉养常亲往检视,不使少慢。那元后却愈加愁闷,镇日里不见笑颜。汉制令侍中诸官俱着黑貂,莽独使改着黄貂,独元后宫中的侍御仍着黑貂,且不从新莽正朔;每遇汉家腊日,自与左右相对,饮酒进食,总算度过残年。好容易过了五载,至王莽始建国五年二月,得病告终,享寿八十有四。(若早死一二十年,当可少许免咎。)莽为元后持三年服,奉柩出葬渭陵,虽与元帝合墓,中间却用沟夹开。所建“新室文母庙”中岁时致祭,反令元帝配食,设座床下,这真叫做“阴阳倒置,妇可乘夫”了。(想就是“阴为阳雄”之验。)

惟元后在日,曾云王莽“不得久安”,莽总道是老奴恨语。哪知元后歿时,已经内外变起,岌岌不宁。先是莽遣“五威将帅”王骏率同右帅陈饶等北抚匈奴,使单于交出汉玺,改换新朝图印,镌文为“新匈奴单于章”。匈奴乌珠留若提单于(即“囊知牙斯”。)问明情由,才知汉朝绝统,另易新皇,却也没甚话说,就将图印换讫。陈饶恐单于变计,再求故印,即将原印用斧劈毁。到了次日,果由单于遣人持印,出语王骏道:“我闻汉朝制度,凡诸侯王以下印绶才称为‘章’。我虽受汉册封,原是称‘玺’;今易去‘玺’字,又加‘新’字,是与中国臣下毫无分别了。我不愿受此新章,仍须还我旧印为是!”陈饶闻言将原印取示,已经分作数片,且与语及新朝体制与汉不同。番使返白单于,单于知已受欺,待至莽将南归,便即勒兵朔方,伺隙入寇。

警报到了长安,莽正欲耀武塞外,特改号“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莽生平无甚奇巧,不过善改名目。)简派立国将军孙建等募兵三十万人,约期大举,进击匈奴。且分匈奴国土为十五部,飭立前单于呼韩邪子孙十五人,同为单于。呼韩邪子孙散处朔漠,各有职使,哪个肯来应命?莽乃再遣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率兵万人,多赍金帛出塞,招诱呼韩邪诸子前来听封。匈奴右犁汗王咸居近中国,闻有金帛相赠,不免心动,因率子助、登二人来会蔺苞、戴级。蔺、戴即传述莽命,拜咸为“孝单于”,赐给黄金千斤,杂缯千匹;助为“顺单于”,赐给黄金五百斤。咸受金后便欲挈子同归,不意蔺苞、戴级将他二子截留,只准咸一人归廷。咸快快自去。蔺苞、戴级遂把助、登传送长安。王莽大喜,封苞为“宣威公”,拜“虎牙将军”;级为“扬威公”,拜“虎贲将军”。事为乌珠留单于所闻,顿时大怒道:“先单于受汉宣帝恩,原不可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如何得立!我岂肯从他伪命么?”当下纵兵入塞,大杀吏民。莽得知消息,更选出十二部统将,令分率募兵三十万众,各赍三百日粮草,分道并出,为灭胡计。将军严尤亦奉命与征,独上书谏莽道:

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如周、秦、汉征之,亦未闻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獫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谓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费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罢音疲。)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谓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虽完,中国内竭,卒丧社稷,是谓无策。今天下遭阳九之厄,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若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必